

序

桐社縣志

作史之難莫難於志江文通嘗言之
 矣而予謂志莫難於郡縣尤莫難於
 榆邑蓋史之有志第就一朝一事言
 之又有蘭臺石室藏書可攷承明金
 馬摩牙可咨非若郡縣之志宏綱鉅
 目固不畢具名為志而實包乎全史
 故曰莫難於郡縣也然或代有成書

桐社縣志

序

踵事增華猶為易之惟榆志艱自

國初前千百年之事既多淪夷後七十
 年之事又將湮沒僻壤荒隅文殘獻
 缺奚所咨而攷焉故曰尤莫難於榆
 邑也予以辛酉之冬來吏於茲謀欲
 有所展布以答

聖天子知遇之恩而即仕為學茫如也聞
 如也竊謂前事之師志備之矣爰取



舊志讀之見其所言土田戶口未嘗
不思休息之也學校風俗未嘗不思
振作之也典章制度未嘗不思揚統
之也至於高山大川荒祠古墓則喟
然憑弔之至於忠孝節義慷慨好施
則欣然嘆賞之而其中事實淪喪人
文湮沒不醇不脩之處又不禁掩卷
而起謀所以釐正之於是延鄉先生

榆社縣志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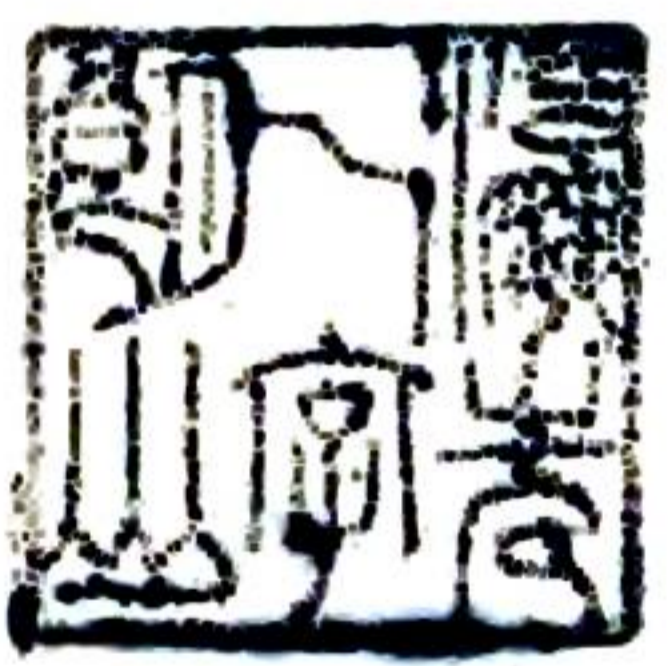
羣弟子於庭而告以修志之事不以
予言為不然黜剝剝任任者咸踴
躍從事其於東也恥則事於是問誠
恐寄之紳士則持心似水秉筆如山
而榮辱之間嫌疑起焉嘗議業為唯
予於此邦無恙無德可以徑直行之
而不顧也獨以是意有餘而才不逮方
憂以乎其難之遠哉先生博學餘先生

胸富蘭臺石室之學名動承明金馬
之間點額南宮策蹇遇予之喜上顏
色即以志書相屬鍵戶三月傾腹笥
鑄俸詞如志土田戶口則區畫詳焉
志學校風俗則教悅富焉志典章制
度則攷據精焉更復長篇短什鋪張
揚厲使高山大川增其輝荒祠古墓
深其感而忠孝節義慷慨好施流其

譽經之緯史以典以核展卷之下駭
於目慙於心無復有不醇不脩之憾
蓋以作史之才作志宜乎游必有餘
地也然予竊有感焉夫志與史異流
而同源史記一朝之感衰志脩一邑
之典故皆必不可少之書前之人任
其淪夷煙沒遺其難者於今日蓋不
無因循之憾焉後之吏於茲者倘欲

鑿今日之難隨時修續雖事增華不
至因循於千百年及七十年之久則
事實昭而人文燦豈非斯邑之大幸
哉

大清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七月之吉榆社
縣知縣費映奎謹叙



粵稽伯翳佐水寓蚺蝮狝狝之形夏后鏡圭
定橋袖蠙珠之貢鄭書周志遺文散見於
春秋小史職方官制聲韻於周禮梁宗慄風
流之筆偶編荆楚歲時習彥威著作之才
爰記襄陽耆舊憶今懷古魂消元老之夢嘉
川異山靈日賦宜春之傳信此蓋史家之一辭而
志書所濫觴也若乃秦更封建之模漢因守
令之制覃敷教國郡縣於元和混一車書
纂太平之寰宇續范石湖之吳郡李壽朋竊

榆社縣志

序

五

比少孫序施武子之會稽陸放翁實為元晏
以至唐時襄沔集大成于柘關勝代康徐擅盛
名于秦越莫不鋪張揚厲雖比楚羅非徒供學
士之披吟實以脩官司之法守之之作也事亦
重哉今日者

聖人當璧息流出日之節

英主膺符化被無雷之國梯山航海貢矢猷琛域中
繪十道之圖天下成一家之宇惟茲榆社星分
參畢地接并汾遼水滌泗漢朝名縣漳源浩

蘇大禹竄功赤土崇巖霞變雲蒸之境黃龍
古成臨躡鱗伏之區還月池邊魚龍窟幻清涼
山畔松檜秀峯巖巖多蒼蒼之奇水土有
瘦堅之巖嘗斯地也大有人為祥英子之祠
黍苗增威過道之塚年木然成村統將軍
躍馬老英雄之墓鄉稱將相後世忠烈克之
崇明室守常山峻丁亥年重刊之碑功
名賊賊也風常山之舌國在萬壽墮地侍中
王血猶斑或華嚴星河揮櫛虎雕龍之技或

榆社縣志

序

六

功存桑梓敦贈身指國之風或志凜閩幃月
下三蟻結榻吊或軀捐中國墓頭之蝴蝶雙
飛是時噴精土之銀濤足供殮味旋行間之紫
玉莫罄榆揚者也然而時代屢變流俗不少
寰遷陵谷幾同元凱之碑漫漶來梨大類羽陵
之字武陵花謝遊人不後荒墟馬嶺雲深五
老誰尋贖壘石鐫梁祝頌多附會之詞城說
孫龐未免流傳之誤轉世以做人僅千秋之
香骨長埋蟲蝕螢乾一代之雄中

難追于既往修而亟待於今跡于是聖水高
才胡山明府一枝僻桂飄颻孝老身百里
春茂徇爛河陽之縣情廣舉墜整飭規模
立懦廉頑主持風化每披往牘歎朱碧之多
訛爰命鄙人採丹鉛以從事於海內卷寸管鉉
囊靡檢陳編咨群彥一邱一壑必從派以溯源
為事為人亦循名而責實典章儀則攷標務
極精詳紀傳詩歌纂錄布收浮靡無貴無賤
但有善則必書何去何從幸初心其不負南

榆社縣志

序

七

逾三月彙為一編嗟乎滿髮蕭疎江表凋謝京
華夢斷姑消歲月於史書南國人遙且沈牢
愁於紀述訂殘補闕殊抱憾于前人踵事增
華是所期於來者時

乾隆癸亥林鐘月杪會稽孟濤題於榆社
縣署之橫翠樓



余自遊宦楚南蓋不履桑梓者凡十有三
年矣壬子冬告養旋里竊見榆邑之山川
不改城郭如故而人情風景視昔頓殊不
禁喟然曰榆邑數年間前漫不同已如此
則夫自有舊志以迄今日七十餘年風土
不知幾更人物不知幾易邑志之有待於
脩輯也不甚亟哉矧舊志成於草創不無
缺畧未脩之憾即間有紀載而類多譌謬

榆社縣志

序

八

非有人焉盡其學識秉其公直為之加意
脩輯則輜軒之使無所按圖而考而騷人
雅士之經其地者又奚所歌而賦焉余有
志未逮快之久之不謂我邑侯費公早念
及此也公蒞任一載有餘善政善教莫可
殫述念及文風之不振則倡議公捐移建
東閣念及文教之未興則首捐每歲所入
官租二百餘石創立書院義學復憲及文

獻之無徵乃繼之以纂脩縣志公餘之暇躬任裁酌而延其鄉友孟悔餘先生為之秉筆余亦共襄厥事自春徂秋閱數月其書告成翕然稱大脩焉余竊有思夫志也者豈惟是美觀聽具掌故已哉蓋將使滄斯土者考其風俗之淳澆土田之肥瘠人物之多寡治理之盛衰以施其政教焉而凡張施繁簡寬猛所宜務與其地相稱斯

可比於古之循良而無愧記曰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之謂也志通於政如此今榆邑之風土果盡淳而不澆者乎榆邑之土田果有肥而無瘠者乎其他人物生殖迥不及曩時之名顯登出治理興廢亦不如昔日之樸質可風幸我費公見及所以修教齊政者不外宜人情合土俗以故舉廢興衰補偏救弊當寬則寬

嘗猛則猛務期草薄之忠以臻一道同風
之盛則公之勤於志也蓋不知幾經
區畫幾經布置而始得以綱目畢臻原委
條悉俾前可考鏡而後足勸懲也抑余更
有感焉南楚之遊祇雲中鴻爪耳而至今
家居之暇瀟湘雲夢九疑宛源尚依々其
在目今公之從事此志也歷黃花之成壘
溯漳水之源流箕子城邊情深禾黍靡頽
榆社縣志

序

十

村外想寄風雲他日政成報最而去數歷
內外面念我榆定牛刀之發軔得毋有慨
然而動念者乎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孟秋之吉湘澤縣令

告養歸里張廷試謹叙



癸亥秋邑志成邑侯費公既序其端矣睿復何言亦
言睿叨同纂輯少贅片詞喜是書成而爲讀者幸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龍門爲紀傳繼以八書班固漢
書乃易八書爲十志此志所由昉也陳壽以之志三
國後遂以之志一統而直省郡縣皆以志名此志所
由統稱也我榆邑爲箕子故封數千百年以來號稱
蕞爾文獻之微益難言矣康熙初年雖經修述而體
裁既乏挂漏寔多常以未得完美爲憾前任邑侯程
公有志重修未及脫藁而公薨

車來百

榆社縣志

序

十一

廢俱舉更以此爲亟務乃延其鄉友孟悔餘先生重
爲修撰睿等亦與校讐至於裁奪去取則侯自任之
凡三閱月而遂告成焉昔劉知幾謂史貴三長以才
以學以識昌黎謂持論不正衡品不公功罪人非鬼
責之謹蓋言作史之難也志固通於史者也今以我
侯之持心如水秉筆如椽夫豈非三長畢具而公正
無私者歟試披全帙觀之天文地理與瞭如指掌山川
田賦割若列眉與夫職官之敷布人物之鍾毓禮樂
文章之霞蔚雲蒸靡不稱大備焉然則是書之成

斤所以休養所以訓誨所以激揚風化黼黻太平者
將於是乎在豈若荆楚歲時襄陽耆舊下及鼓談雜
記徒以括拾遺逸探搜靈祕類有補於渺聞寔無當
也

乾隆八年歲在癸亥七月之吉戊午科舉人張克齋

謹撰



榆社縣志

序

七

志也者志一邑也志一邑之賦庸建置山川人物之盛衰也榆舊爲商箕子始封地披山帶河風俗淳厚其間川岳鍾靈英賢疊出歷商周唐宋元明頗稱盛焉自明末風靡兵燹地蕪民稀駸駸乎大非舊治矣癸丑夏余膺

簡命承乏榆疆甫入境見其山童水汜土多磽确不田廬舍有印墟之嘆人民有鳩鵲之嗟不禁太息曰此誠極塗之稱荒者及蒞政數日按圖考籍問

榆社縣志

原敘

其里社前之三十里今則并爲五里也問其戶口前之三萬六千者今則僅存六千七百也今之縣治較之前朝不幾十之一二乎嗟乎欲追當年之盛文獻無徵矣求所爲益於民當於理者遵而行之以其有神於治計非以見諸事者筆之書亦何以風世而勵俗也與覓我

朝定鼎以來景運休明典章燦備幸際同文之盛寔有舊今傳後之編苟有美勿彰不惟也之賦庸寔置無所攷即今昔賢孝之芳徽貞烈之遺事亦

涇沒而不傳此榆志之修所不容已也

聖天子命禮臣檄下修志余即遣請紳士議之

僉曰縣舊無志纂輯實難然稽之往牒詢之故老

一書可次而知者於是得書之暇加意纂錄不惜

勞力以成之

事關恭訂則有學博郭君天朝太學年張君斗杓

彙輯則有庠士周子延昌曹子佩王李子滋藻田

子一文王子景福其徵言以事叢事以理而勅為

一家言總之事有志志有論而於加惠我元元者

志亦縣志

原敘

二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夫編管者往往鋪張揚厲

猶漢若春華識者止擊悅視之余於茲篇獨約而

該文而典實而不浮其志與地以省疆土為志

置以省營繕為志賦役以明貢稅為志風俗以別

淳漓焉志官師以明職官為志選舉必詳表古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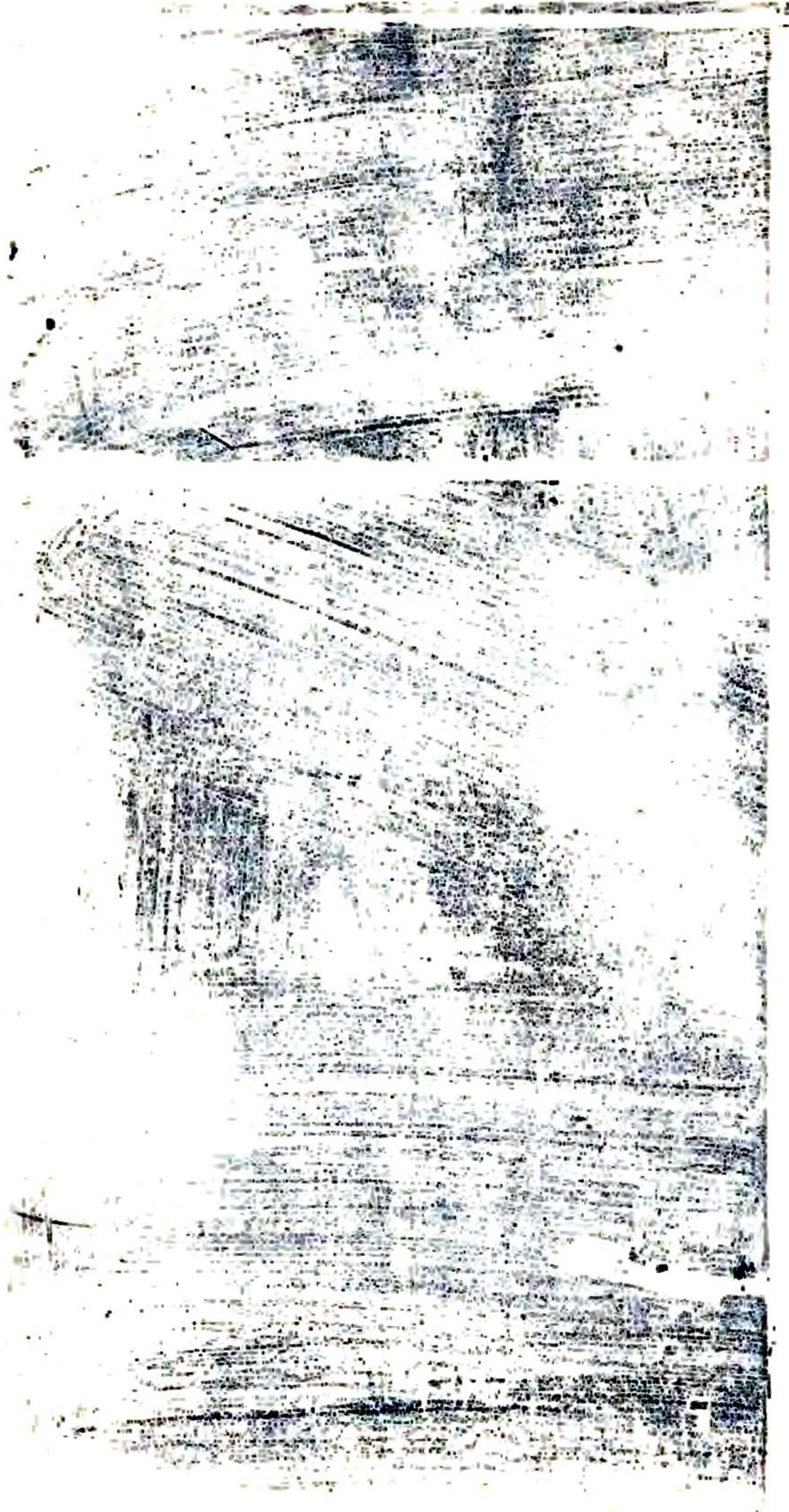
人文也地輿特錄其一二之要地也若志序簡為

序行自尤有美必揚樂不錄樂以勸也至藝文

以備風謚雜志以紀祥異且合邑有園學官有園

今言非該鴻纖具舉無非備一邑之書蓋當於

益於民可遵可行以敷於治庶幾往遠可徵來茲
亦可繼矣以是而壽諸梓藏之斯邑傳之後世或
於是有所折衷焉故爲之敘



蓋周周公致太平必作職方以聯天下孔子曰志經必遵禹貢以垂後世且古者列國有史八經之子勢以及附庸之國皆有焉故子輿氏有言三代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今之志書即古之所謂史書也志蓋甚重焉我邑無志由來遠矣夫杞宋無徵雖宣尼大聖猶不能備三代之禮樂欲因之以致治乎漢蕭何入關先收丞相府圖由是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此最深知治

榆社縣志

原敘

四

爲綱紀一朝之本符與休哉布之方策勳業闡焉今

國家按圖攷籍議禮同文將損益百王以成極治令天下而修志焉我縣之志可終不修而也乎夫志之不修無以示今傳後藉往牒而攷成憲竊思夫志也者方百里之治也所以紀邑事也無志是無邑也其間土地有肥瘠人物有賢否風俗有美惡不能一律齊焉庸執此甚酌輕重權衡天下達諸政事焉往而不得其當哉矧志者官凡治經

知所勸而勉於名宦之志者才凡爲士者皆知所
勸而勉爲真才也志節孝凡爲人子者人妻者皆
知所勸而勉於節孝也一縣志之作政無不當人
無不勸如此則有神機治道也不淺余林下老年
識類蛙鳴材同僧髮有志焉而未遑幸逢我修老
父臺下車鍾長白混同之秀仕優於學博極羣書
不周月間百廢具興民安物阜頌聲作焉故政先
文獻志在足徵仰體

聖天子允鹽梅之奏一以修輯爲事期於美備而文
櫛社縣志

原敘

五

其意至矣盡矣一日屬余爲志爰集同志張君士
杓等商確之復暨同志周子延昌等趨四履歐山
川辨古蹟訪野史而問謠俗詳前代以核故銘遂
晨昏贊輯其襄厥事若非我修公芻蕘二筆筆燦
六丁大爲裁定焉烏足成篇况余當一統車書之
日治教休明食毛踐土敢不抒其管見以爲艸創
若夫潤色大成實我修公筆削之功也余何力之
有焉雖然窮則必變變則必通世事之常後之君
子必有識字如揚子雲博物如張茂先起而修之